乐山日报 3版
校对：李含英 2015年9月20日 星期日
海棠 HAITANG
数字报网址：http://www.lsrbs.net
责任编辑：吕志勇 编辑：宋亚娟 美编：赵径

# 眼前黄叶烂如霞

## ——《黄叶集》序

■ 邓碧清

黄德彰先生新近力作《黄叶集》杀青，命小子写几句话。细细捧读一过，感觉篇篇精彩，字字珠玑，哪里还需要我来狗尾续貂！赵匡胤是“悔不该酒醉错斩了郑贤弟”，我是悔不该酒醉错应了黄先生！也罢，按照自然主义大师左拉关于“陪衬人”的创想，我就来写一篇陪衬文吧。

一

先说一段历史公案——

前些年，有人在网上贴出《马边赋》，并毕恭毕敬地奉送了作者一顶“国学大师”的桂冠。

众所周知，在这个根本不可能产生大师的时代，如果正儿八经称呼谁是“大师”，多半是调侃，是挖苦，是讽刺，更是戏弄，态度越是虔诚，喜剧效果便越是显著。因此，许多被奉承为“大师”的人，会像阿Q一样“全疤通红的发起怒来”：你才是大师！你们全家都是大师！

黄公不是网虫，无法在网上回应“国学大师”的封号。我便自作主张地跟帖代他回应，坚决反对封他当什么“国学大师”。

虽然他不是国学大师，但就我的浅见，他的国学功底之深厚，在乐山这片土地上，在“少陵无人谪仙死”的当今，不说“无人能出其右”，至少不容易找出第二个来。

仅有深厚的国学功底还不够，还必须具有诗人般充沛的感情，以及文章家出类拔萃的形象思维。很不幸，黄先生既是国学家，又是诗人，还是文章家，不仅精通之乎者也，而且感情饱满气息丰沛，尤其精于表情达意，于是从他的笔下，就编织出令人一唱三叹的锦绣文章，确乎有点“庾信文章老更成，凌云健笔意纵横”的味道。

谓予不信，《黄叶集》就是明证。

二

收入《黄叶集》中的三十六篇文章，全部属于用文言文创作的古代文体，囊括赋、表、碑铭、墓志铭、墓表、记、序跋、题签、训词、判词等多种样式。每一种文体，他都得心应手；每一句文言，他都字斟句酌。

黄公对各种古代文体驾轻就熟，但最为得意的还是辞赋。收入《黄叶集》的赋共有十三篇之多，除了《嘉州赋》、《犍为赋》、《罗城赋》等大赋以外，还有一些抒情小赋，以及一些为赚酒钱而写的商业性命题小赋。

赋作为一种传统文体，历史上的地位仅次于诗。它滥觞于屈宋，光大于西汉，中兴于齐梁，收豹尾于唐宋。有宋以后，逐渐式微，明清两代还时有浮沤，五四之后则迹近死灭。但是近年来，又有死灰复燃趋势，名山胜水，名酒好茶，名城胜地，甚至茶楼酒馆，小园香径，工厂企业，都喜欢附庸风雅倩人作赋，以冀百世流芳，一时之间，辞赋流传，随处可见，惜乎多则易滥，良莠不齐，纵观赋坛，佳作寥寥。

刘彦和《文心雕龙·诠赋》云：“赋者，铺也；铺采摛文，体物写志也。”又说：“原夫登高之旨，盖睹物兴情。情以物兴，故义必明雅；物以情观，故制必巧丽。丽词雅义，符采相胜，如组织之品朱紫，画绘之著玄黄。文虽新而有质，色虽糅而有本。此立赋之大体也。”说白了，赋就是铺陈排比，咏物写志，视野必须宽广，事物必须厚重，风物必须灿烂，感情必须充沛，语言必须华丽，词藻必须丰富，读来必须上口，回味必须绵长。

黄公作赋，往往激情满胸，豪气萦怀，墨饱笔健，平川走马，酣畅淋漓，大有古人“横槊赋诗，登楼作赋”的风致。观其套路，大抵开篇高屋建瓴，深得凤头之妙；中间内容丰富，如守财奴细数家珍，不愧猪肚之名；结尾气势如虹，一条豹尾斑斓夺目。至于笔势之纵横捭阖，用典之精当贴切，骈偶之工稳合辙，用韵之琅琅上口，当今赋坛罕见伯仲。

黄公作文，跟他做人一样，极其认真，十分严谨。为了作赋，他简直是李贺再生呕心沥血。曾经为了做一篇赋，他殚精竭虑，生生把自己整出了一场大病，在武警医院住了半个月才康复。因此，读他的赋，你必须泡一盏好茶，慢慢品味，细细咂摸，其中虽然不多“独行潭底影，数息树边身”那种“二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的传世绝唱，但却有如徒步登山，移步换形间甚多令人一唱三叹的佳处。他自己说：“我之制赋，要求它既是文、又像诗，倾尽绵薄以营文采、韵致和节律。意思有了才下笔，一段写成，反复念诵。但觉不如意就划掉重写，还不中意就写第三道。往往伏案整整一个下午，晚餐时依旧一字不成。赋的行文，我每天坐十三四个小时，可得三四百字。所以，一二千字的文章一旦写成，我都能全文背诵。”（《<三赋>缀语》）

我们对黄老能够一篇文章卖出上万元天价羡慕嫉妒恨的同时，不得不折服黄文千锤百炼的功夫，以及其中历久弥香的滋味。俗话说，只羡贼吃肉，哪见贼挨打。单说黄老的那些商业性小赋，哪怕你给出高他十倍的价钱让我来做，我也只好摇头摆手，灰溜溜走人——不是人人都可以当黄德彰的。

三

《黄叶集》中的每一篇文章，都脍炙人口。

嘉州、犍为、罗城、马边四篇大赋，充满了对家乡刻骨铭心的爱。对于这个曾经被迫背井离乡长达25年之久、即使在阿克苏的小商店看见家乡的泡子酒也会搅动柔肠千百折的多情才子来说，那种乡国之情是“可为智者道难为俗人言”的最最崇高情怀，是赤子对母亲那种至真至纯的终生依恋的爱！

其余那些写景、状物、抒情的小赋，传递的基本上也是一个沧桑老人对人生的真诚感悟，对生活的爱。

至于后面那些碑铭表记祭文，虽然文体各异，表达的都是至情至性的情感，令人动容，感人肺腑，发人深省，无形中导引读者随着作者的笔意喜怒哀乐，高兴处击节赞叹，玄妙处若有所悟，哀伤处潸然出涕，掩卷后醍醐灌顶。

若问黄公之文为何如此感人至深，无他，气也。

曹丕说：“文以气为主。”吾观夫黄公之为文，大多气息饱满，气韵生动，气势如虹，此即魏文所言之气乎？

文章的气从哪里来？答曰：养。孟子所谓“我善养吾浩然之气”是也。黄公天资聪颖，自幼浸淫国学，几十年手不释卷，虽然只有高中肄业学历，却蓄养了深厚根基；少年蒙难，窜逐北疆，历尽人间大难，九死一生，如是二十五年，同营难友大半为鬼，他却生命之树常绿。艰难困顿之中，他用天地正气默默涵养自己的文气，一旦时机允许，他就游衍翰墨之林，其气便勃郁而发。

至此，我找到我们这些玩文字的后生晚辈永远玩不过黄老的根本原因了。因为我们这些人没有他的那份功力，缺乏他的那份经历，尤其缺乏他的那种韧劲，再加上“多不强力：贫贱则慑于饥寒，富贵则流于逸乐，遂营目前之务，而遗千载之功”。引号中的话不是我说的，是曹丕说的。

四

最后还想饶舌几句，说一说本书的注释和点评。

黄公的文章是文言写成，运用了大量的成语典故，化用了不少古人妙语，还涉及许多典章人物。一般大学中文本科以下学历的人读起来，多半不求甚解，难以入其堂奥。于是，注释就非常必要。同时，黄公的文章虽然层次分明，但含意蕴藉，需要高人为读者做点导引的功夫，于是就有了点评与导读。

我不认识本书注释与点评的方家罗杜林先生，但令我叹服的是，这是真正读懂了《黄叶集》的第一人！这位先生不仅功力深厚，读书也很认真，他作的注释与导引恰到好处，与正文相辅相成，各得其妙。有了罗先生的注释与导读，我们读起原文来就得心应手了。

嗜酒如命的黄德彰先生，为我们奉献了一坛醇厚绵长的陈年老酒。小子不才，愿与诸君相与细品之！诗曰：

黄公老去笔犹健，
一卷雄文出汉嘉。
莫道春华堪夺目，
眼前黄叶烂如霞。

# 书黄叶集后

■ 黄德彰

时届深秋，银杏叶黄，值冷风摇落、斜晖朗照，些许惨淡之中毕竟几分壮丽。我已七十五岁，正是人生的深秋了。黛玉姑娘尚且痛惜落英，我怎能不扫集自身的落叶呢，遂编此书。

乞食嘉州十九年了，报纸的稿酬始终千字四十元，而街头的汤圆五年之间涨价九次。想多挣几个，只得应嘱写点命题作文。这本集子，十之八九就是这样写出来的。在我，虽是为了赚点烟酒钱才成了作家，而人们耗费成千上万以索求一篇短文，不也是时代的体征么？

渐老以来，我对长辈总是百般恭维，冀其欢悦。今罗杜林先生为本书撰写注释、后案，邓碧清先生作序，莫不奖掖多多，二位后生实足引为同调者也！序文、注案，其水准有目共赏，然而不肯指摘拙著之弊，诚一憾事。

成都名宿谢季筠先生慷慨题签，是这本小书的荣幸。

【行走】

# 剑门蜀道翠云廊

■ 蒋志兵

初秋时节，得闲与三五友人相约同游剑门蜀道。剑门蜀道位于广元市剑阁县，境内，是古时蜀人出入川的重要通道。据称，当年大诗人李白行游至此，被此处崎岖险峻的道路所折服，从心底里发出了“危乎高哉，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的千古感叹。蜀道因而给世人留下了坎坷艰险的印象。

慕名来到剑阁县，大家有意去实地感受一番蜀道的独特神韵。县境内的古邮驿道翠云廊乃古蜀人当年出入川通道的重要一段，大家决定去翠云廊走走看看。如今的翠云廊，早已没有了古时的险状，映入眼帘的是枝干粗壮、枝叶繁茂的翠柏。据当地人介绍，那一棵紧挨一棵的翠柏，已有数百上千年的历史。这些翠柏，高低不一，有的高耸入云，直指苍穹。有的枝干弯曲，侧向一方。树干直径大的，需五六个成年人张开双臂才能合抱，小的也要两三个成年人才能合抱。翠柏大多位于山道两旁，根系发达，盘根错节，牢牢地抓住脚下这片坚实的土地。这些柏树，不仅树干粗壮，身形高大，而且每一棵都是形状奇特，像极匠人精心培育的巨型盆景，或曲臂向上，或侧身转体，或斜倾昂首。总之，无一雷同。一棵棵高大挺拔的翠柏，枝叶互相交错在一起，形成一段长长的清凉怡人的林荫栈道。

漫步在林荫道间，耀眼的阳光顽皮地从翠柏的枝叶间穿过，稀稀疏疏地洒落在青石板铺就的道路上。人们无不对眼前的奇妙景致叹为观止，大家不约而同地抬起头仰望这些如阵列般排列的古柏，用手触摸一下它们结实的身躯，感叹造物主的神奇。这些生命力顽强的翠柏，究竟为自然生长，还是为古人所植，无人知晓，似乎也并不重要。

翠云廊的古道和古柏，向来以奇、秀著称。树形奇特，山石怪异，景色灵秀，让人流连忘返。放眼望去，成片的翠柏既像书法家笔下遒劲有力的行草书法，又像画家笔下信手泼墨的写意画作。行走在翠云廊中，耳畔仿佛又响起了清脆的“叮叮当当”的马帮铃声和战马的仰天长啸、阵阵嘶鸣，抑或将士策马扬鞭驰骋林间马蹄猛烈拍击地面的“嗒嗒”声，但这些俨然早已成了久远的历史印迹。

初秋时节，气候仍显闷热，游客偏少，使翠云廊看起来更加的幽深静谧。林间只有清脆的鸟鸣，少了游人的嘈杂。在这里，可以让人忘记尘寰的喧嚣，静心聆听微风过处树枝摇曳的“沙沙”声。

翠云廊的翠柏，有如川人的性格，刚毅、坚韧，无论经历怎样的磨难，身处怎样险恶的环境，都能够不屈不挠，绽放出旺盛的生命力，蓬勃生长。

今日的剑门蜀道翠云廊，已然没了往日的艰险和喧嚣，有的只是岁月的沧桑和记忆的沉淀。

# 弘扬原生态艺术的创举

## ——有感于“京川剧合演盛典”

【感悟】

■ 梅隆雪川

2015年9月7日至9日，令人感动的戏剧川军，会盟久享盛誉的京剧名家，在首都舞台成功合演，掀动了一场不可小看的波澜。长安大戏院连续三个夜场：京剧的堂皇、庄重、高雅大气，川剧的通俗、谐趣、活色生香，京川剧别开生面堪称“盛典”的亮相，让深秋的北京，留下了一段永远挥之不去的美好回忆。

人们习惯历数有史以来层出不穷如“十三绝”“三鼎甲”“三大贤”“四大名旦”“四大须生”等难以匹敌的京剧声腔和表演艺术，在过去近两百年里征服了几代国人，乃至几代海外华人。到共和国成立后的前30年，京剧和各地方戏舞台都随俗从流，适应新时代意识形态的内容，借相同的戏剧形式，出现过一度鼎盛的可喜局面。1980年以后社会逐步市场化，文化形态五光十色，民间多元的需求，加上体制变异，令断奶后无数院团自生自灭。有数据显示，1959年国家尚存368个剧种，目前仅剩286个，相当于平均两年就消失3个剧种；全国74个剧种分别只留下一个院团或戏班。众多原生态艺术陷入被边缘化后的尴尬境地。

党和政府力挽狂澜，多年来坚决扶持含众多地方剧种在内属“非物质文化遗产”且颇具创造力的中国戏曲。今年年初，国家艺术基金面向全社会，受理“舞台艺术创作”“青年艺术创作人才”“传播交流推广”和“艺术人才培养”等四类资助项目的申报。国务院随后下达“关于支持戏曲传承发展”的若干政策。正是有了这样有力的推动，戏剧川军才得以逐步推动“借光京剧阵地，促进川戏发展”的战略构想。由四川省京剧协会主办、北京市戏曲艺术发展基金会协办、北京川川文化公司众筹承办的一场原生态文化盛宴——京川剧合演盛典，2015年9月7、8、9日连续三天，终于在北京长安大戏院拉开大幕。

开幕戏是京川剧合演《白蛇传》。京剧承演的“游湖”“盗仙草”和“断桥”由名家张慧芳、宋小川和索明芳担纲。三折戏唱做并重，渲染出清笙幽磬、仙境横绝之美，堪称精品再现。《扯符吊打》《板楼》《水涌金山》由川剧名家陈巧如、肖德美、薛川、杨楠华等出演。两折戏均以技艺独到有别于众多版本，于繁杏艳桃、顿挫激昂中突显鲜明个性，瑰丽恢弘，展现出无穷魅力。次日，当川剧苏明德、冯韵颖出演《秋江》，小尼姑催促“搭舟来”的老艄翁开船，在风生水起的虚拟江面上载歌载舞“陈姑赶潘”。一个是情根自然流露在一“恋”字，全过程没有一点矫揉造作；一个则幽默讥诮堆砌在一“趣”中，到终场亦屡见顽童慈悲。一老一少惟妙惟肖、风行水上的本色表现，曾几何时让梅兰芳当年在看完阳友鹤、周企何演出后忍俊不禁，急切地赶至后台，对川剧艺术细微处淋漓尽致的魅力，表达了由衷敬意。正是这敬意，促成了63年后今日的会师。这会师必将彪炳中国戏剧史册，让后世铭记“借光京剧成就地方戏”而“共襄盛举”的九月辉煌。

在专场演唱之夜，京剧名家的精彩亮相自不待言。无论是奚派张建峰激越高亢、刚中见柔的功力，还是梅派张慧芳深情缱绻、朗韵高风的演唱；抑无论是杜镇杰行腔吐词多寓清古的讲究，还是王蓉蓉婉约清脆里的华美醇厚等，满堂喝彩之余，身边从海外归来被誉作“戏曲耳朵”的戈杭先生连连叹赏，“了不得，声腔一似无瑕白璧，分明菊坛重臣也”。相比之下，川剧锣鼓一响，观众遂欣赏到陈巧如、陈智林、肖德美等梅花奖荣膺者高、昆、胡、弹、灯的精彩唱腔，更对《潘金莲打餅》《卧虎令》等剧目“接地气”，“风趣诙谐”的点评形成共识而有口皆碑。

盛典闭幕当日，笔者拜访本次活动“始作俑者”之一的四川省川剧院前院长王汉宗。自诩“戏剧老人”的这位盛典艺术总监，果然一派戏剧文化中国精神。他开口便请现场各位听两副对联——第一副“汉江山盼秋实，宗主国育春华”（我注意到藏头二字恰是汉、宗）；第二副“敢破昏蒙气数，能遂壮士情怀”。他问，大家觉得如何？算不算得是我和我们“弘扬中国戏曲团队精神”的活写照？

秋天的小径　　若珲 摄

【诗丛】

# 秋（组诗）

■ 罗云

## 秋风凉

多么惬意的一湾秋凉
扎眼的风 疼痛的幸福
纷纷 自不同的方向涌入
小镇的巷　月光打烊！
赶路的秋雨　趁人不备
一头扎进蓝汪汪的时光
哭了　笑了　像一群娃娃
迷失了方向……

## 敲锣打鼓的雨

那些绿莹莹的雨滴　一直
在我窗外 敲锣打鼓吐泡泡
一副傻傻的模样
就连道貌岸然的城市　也乐了
洗洗漱漱　扮个鬼脸
赴秋娘娘的约　好戏
刚刚开场……

## 进城的玉米

奔波了整整一夏 天亮了
披红挂绿的玉米 进城说话
在小城的油锅里　炸
故乡的味道 一颗两颗三颗
都市的餐桌　盛不下
粗糙的黄……